

苏秦张仪

生叢書之一
醫秦張儀

論者莫當

一縱一橫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十四年八月七日
民國十四年八月七日
民國十四年八月七日
印刷發行



（學生叢書）
蘇秦張儀



全一冊定價銀二角五分

著者 武進呂思勉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沙市蘭州衡州貴陽桂林潮州安慶桂林
東昌廈門邢台綏化煙台鄒州梧州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

學生叢書之一

蘇秦張儀目錄

第一章 發端

第二章 外交與戰國時代

第三章 合從連衡

第四章 合從前之蘇秦

第五章 合從時代之蘇秦

第六章 從約解散後之蘇秦

第七章 連衡前之張儀

第八章 連衡時代及衡約解散後之張儀

第九章 合從連衡政策之評論

第十章 古代外交學之真相及蘇秦張儀之人物

學生叢書之一

蘇秦張儀

第一章 發端

後史氏曰。外交之關係於人國。顧不重哉。奧相梅特涅。能以其縱橫捭闔之手段。操縱歐洲之列強。則當梅特涅時代。奧嘗爲諸侯雄。雖以拿破崙一世之雄略。不能害也。及梅特涅卒。奧之聲威。遂陵夷不振。德法二國。迭起而雄長中原。而奧幾夷於魯衛矣。德相俾斯麥。既以其沈謀深計。伐法人而深創之。又出其伐謀伐交之策。離法人使孤立。故當俾斯麥之時。法人懷深怒積怨。而不敢報。及俾斯麥退隱。德今皇威廉二世用事。奮其凌厲無前之氣。東開罪於俄。西招忌於英。而南見嫉於意。英俄法之交合。意人亦袖手旁觀。而此次歐洲開衅。德遂陷於孤立之地位矣。抑且無竢遠引。吾觀諸中國。近古以降之歷史。蓋一外交失敗

之歷史也。夫中國以強盛之國見稱於四夷也。其運訖於唐。五胡雖異族然久居內地或邊塞乘八王之亂而崛起其事實與內亂無殊而其孱弱不振常受侮於北狄也。則其事始於宋。自宋以後之歷史則一外交失敗之歷史也。石敬瑭李從珂以自相殘賊故不恤割北邊形勝之地以求援於契丹。其爲失策無俟論矣。宋興席削平海內之餘威。雖當太宗之時曾再舉事而不得其當然。當是時精兵宿將猶有在者。苟能君臣上下發憤爲雄固未始不足與契丹敵也。而徒懾於敵人一戰而勝之威。遽思爲屈膝請和之舉。澶淵之役雖以寇萊公之雄略猶不免歲輸綉幣爲城下之盟。而其他更無論矣。自是以後宋之君臣上下惟惴惴於敵人之敗盟乃至以遼人信天故不恤造爲天書之說以誑之。愚人而適以自愚亦可謂無具甚矣。天書之說以遼人信天思以是愚之便不敢敗盟見宋史真宗紀論西夏。蕞爾小邦也。婚姻於遼用以猾夏。宋人熟視之而無如何也。迨仁宗之世遼夏失和遼以興師來告宋

人猶坐視其機會之逸去而不能乘。其失策爲何如哉。夫燕雲十六州。中國之地也。中更多故。失陷於遼。爲中國人者。枕戈待旦而思復之。義也。顧其自始。卽思復之可也。亦旣與敵國結盟。好申信誓矣。一旦背百年之舊盟。結敵人朝貢之小邦。爲棄好尋仇之舉。寧得曰義。故約金攻遼之舉。宋人實當全負其責任者也。亦旣藉金力以得燕山諸州矣。則金吾與國也。且燕山諸州之克。金主實躬擐甲胄。冒矢石以取之。而宋人實無寸功之可紀。則金之於宋。亦可謂無負矣。乃復信佞臣之奸謀。貪疆場之小利。以納敵之亡人。宋金兵衅之啟。觀其迹。雖若金人之暴橫無道。然語其實。則宋人亦有不能辭其咎者在矣。夫城下之盟。古今所恥。況堂堂中國乎。靖康乙巳之役。宋人之不能甘心。亦何待言。然臥薪嘗膽以圖復讎。可也。敵兵一退。遽弁髦載書視成。言若無物。不可也。乃京城之圍朝解。而命三鎮固守之詔。夕出矣。种師道姚古等。且出師。

以踵金人之後矣。衡以國際條約。國家當負遵守之義務。之義。宋人之咎。又安得辭。南渡以後。韓侂胄之圖伐金也。章宗與宋方睦。邊臣有以宋將敗盟告者。皆不之信。使宋之臣還以宋人備兵告。且杖而流之遠方。俱見金史其信宋人。可謂甚矣。而棄好尋仇之舉。遂不得免。謂其曲非在宋人。又不可得也。自是以降。宋之外交。益奇謬百出。不可究詰。乘金人之敗於蒙古。以罷歲幣。則非夫也。宣宗南侵。在宋人誠不得不爲備禦之舉。然及哀宗卽位。卑詞厚禮。以求修好。爲宋人者。亦宜念唇齒輔車之誼。鑒約金攻遼之失矣。而孟珙江海之師。又出自陳蔡。何其與徽宗時之得七空城似也。此猶可說也。而收復三京之師。其冒昧開衅於元。又與其開衅於金者。無以異。自有外交以來。豈有善忘若宋人者哉。不特宋也。卽遼金自割據中國以來。其於外交。亦頗染宋人之習。而亦卽因此以招失敗。蓋嘗論之。金之初起。非必有意於滅遼也。金部落

至寡弱。而遼則泱泱大風也。爲金人者。背百年之宗主。而悍然以與遼
 開衅。亦既所謂不德而貪。以遇大敵矣。謂其自始卽有滅遼之心。吾敢
 決其斷然無是奢望。吳璘傳。強所稱述。於遼而與元初起。不仿佛宋史
 其原。全由部恒不落。過之寡弱。萬耳。金初起。兵志不。滿。萬。息。於。其。後。宗。征。翰。大。觀。宋。史
 等。侵。宋。之。軍。亦。於。部。恒。不。落。過。之。寡。弱。萬。耳。金。初。起。兵。志。不。滿。萬。息。於。其。後。宗。征。翰。大。觀。宋。史
 能。常。用。其。本。部。之。族。人。過。之。寡。弱。萬。耳。金。初。起。兵。志。不。滿。萬。息。於。其。後。宗。征。翰。大。觀。宋。史
 土。廣。民。衆。淺。演。如。是。國。之。土。地。由。於。人。數。之。寡。實。錄。尤。爲。昌。國。之。盛。意。惟。一。由。於。不。弼。原
 因。以。部。落。寡。弱。如。是。國。之。土。地。由。於。人。數。之。寡。實。錄。尤。爲。昌。國。之。盛。意。惟。一。由。於。不。弼。原
 斷。無。是。理。遼。之。亡。全。由。天。女。眞。之。而。念。其。薄。則。民。數。蓋。實。錄。尤。爲。昌。國。之。盛。意。惟。一。由。於。不。弼。原
 所。以。組。織。其。國。家。之。全。由。天。女。眞。之。而。念。其。薄。則。民。數。蓋。實。錄。尤。爲。昌。國。之。盛。意。惟。一。由。於。不。弼。原
 得。於。中。國。之。燕。雲。十。六。州。及。有。三。之。而。念。其。薄。則。民。數。蓋。實。錄。尤。爲。昌。國。之。盛。意。惟。一。由。於。不。弼。原
 聲。威。大。挫。屬。其。二。盡。叛。而。遼。州。及。有。三。之。而。念。其。薄。則。民。數。蓋。實。錄。尤。爲。昌。國。之。盛。意。惟。一。由。於。不。弼。原
 地。自。其。去。其。二。盡。叛。而。遼。州。及。有。三。之。而。念。其。薄。則。民。數。蓋。實。錄。尤。爲。昌。國。之。盛。意。惟。一。由。於。不。弼。原
 則。天。祚。有。其。二。盡。叛。而。遼。州。及。有。三。之。而。念。其。薄。則。民。數。蓋。實。錄。尤。爲。昌。國。之。盛。意。惟。一。由。於。不。弼。原
 之。變。以。遼。之。全。力。不。及。其。分。部。之。一。矣。此。則。契。丹。之。以。自。立。使。無。秦。梁。王。淳。以。漢。金
 遼。帝。沾。沾。於。和。議。迄。耶。律。然。此。等。內。情。足。畏。哉。故。遼。之。以。自。立。使。無。秦。梁。王。淳。以。漢。金
 後。尙。沾。沾。於。和。議。迄。耶。律。然。此。等。內。情。足。畏。哉。故。遼。之。以。自。立。使。無。秦。梁。王。淳。以。漢。金
 之。心。發。偏。師。以。襲。天。祚。余。賭。毫。無。抵。遼。內。情。足。畏。哉。故。遼。之。以。自。立。使。無。秦。梁。王。淳。以。漢。金
 耶。律。余。賭。偏。師。以。襲。天。祚。余。賭。毫。無。抵。遼。內。情。足。畏。哉。故。遼。之。以。自。立。使。無。秦。梁。王。淳。以。漢。金
 乃。叛。大。輕。遼。人。然。余。賭。未。降。以。前。苟。以。計。稍。優。越。之。未。條。件。議。和。在。金。人。皆。捷。無

不。足。也。又。金。初。一。與。宋。交。涉。時。亦。無。利。止。宋。土。地。之。念。故。攻。下。遼。地。多。以。歸。虜。乃。欲。得。河。東。一。次。然。河。南。陝。西。尚。非。所。欲。故。始。則。以。封。張。邦。昌。繼。中。以。極。端。取。陝。西。秦。南。方。則。一。次。渡。江。議。遂。至。不。成。然。元。所。求。者。亦。止。於。此。三。鎮。及。汴。京。破。地。多。以。歸。夫。金。人。對。於。宋。遼。四。部。落。寡。弱。以。得。土。而。固。守。也。宋。史。最。蕪。穢。失。實。語。亦。最。多。宋。遼。一。金。四。部。落。寡。弱。以。得。土。而。固。守。也。宋。史。最。蕪。穢。失。實。語。相。者。蓋。罕。一。縱。論。不。自。覺。其。詞。之。費。也。遼。人。苟。能。以。和。議。餌。之。而。徐。圖。自。強。未。必。遂。無。挽。回。國。勢。之。策。也。乃。信。使。往。來。徒。爭。東。懷。大。金。等。無。謂。之。條。件。及。冊。書。之。形。式。致。和。議。互。五。載。而。不。成。敵。益。得。以。窺。我。虛。實。爲。成。師。之。備。迨。耶。律。余。睹。降。金。內。情。盡。洩。而。遼。之。禍。遂。不。可。追。矣。元。之。初。起。也。亦。未。必。遽。有。意。於。滅。金。觀。其。既。滅。金。後。猶。欲。墟。中。原。之。地。以。爲。牧。場。則。其。始。全。無。土。地。觀。念。可。知。當。成。吉。思。汗。西。征。僅。留。木。華。黎。經。略。中。原。而。木。華。黎。則。暮。氣。不。振。時。苟。能。乘。此。機。會。亟。定。和。議。則。休。養。生。息。亦。未。嘗。不。可。徐。圖。而。亦。使。命。往。還。一。無。成。議。至。哀。宗。時。國。已。岌。岌。待。亡。

猶縱飛虎衛卒殺元使三十餘人以速禍此與宋之賈似道言和於外而朝廷不知其後乃多拘元之使臣授以興師之口實者又何異哉要而言之務虛名喪實利始則不審敵情妄自尊大終則稱臣割地惟所欲爲則可謂之宋以後之外交也已矣明之於清清之於今日東西洋諸國固亦襲是迹以致敗者也然則吾國其遂無外交可言乎曰惡是何言中古以前吾國之外交固亦免起鵲落變化不可方物一如今日之歐洲矣謂予不信請觀蘇秦張儀

第二章 外交與戰國時代

外交者列國並立之世然後有之者也故必國人先自視爲列國之一然後有外交之可言秦漢以降吾人久以天朝自居而鄙列國爲小蠻夷其自視重則其所以責人者常過於其分而有失國際上平衡之義如五口通商以前英人屢遣使求通好於吾人概以朝貢目其視人之賜之敕諭卻其所求此等事無益實際徒招惡感最爲無謂其視人

輕則平時常有貌視他邦之意而慮患不免於甚疏。一旦與接爲構實力弗如。乃張皇而莫知所措。於甲午之役。吾國朝士多執舊圖。謂日本可畏。東洋之國何能爲。吾國自宋以後外交之失敗。皆坐此也。然則秦漢以前。吾國列國並立之時代亦多矣。而子之言外交必曰戰國何也。曰是有故。

(二) 戰國時代。海宇將統一之時代也。海宇未幾於統一。則列國之競爭不烈。而外交之事。卽無甚足觀。夫夏之時曰萬國。商之時曰三千。周初猶有千八百國。而春秋之時。以國名見於經傳者。僅百有四十。猶且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其競爭寧得謂不烈。而子猶曰外交之事。無大足觀者。何也。傳不云乎。培塿無松柏。又曰。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能爲厲也不亦宜乎。當春秋以前。覆宗絕祀者固多。然皆江黃道柏等小國耳。其國小則其爲

存爲亡。無關大局。不足聳海內之視聽。國人雖力竭聲嘶。號呼求救。而聽者曾充耳不聞也。如紀侯之見逼於齊。頻年奔走。而終無救於亡。是已其國小。則其力薄。其君臣上下。雖欲藉外交之力以自存。而其目的亦終不克達。如許之屢求庇於楚。而終不免見墟於鄭。蔡之日乞憐於吳。而終不免見亡於楚。是已。若戰國之際。則列國之弱小者。旣已夷滅無餘。其幸存者。若淮泗間諸小國。亦旣無力以自存。而惟恃人之彊不亡我。已無復外交之可言。其敦槃玉帛奔走於會盟之壇坫者。則皆地兼數圻之大國。一舉手搖足。卽足爲輕重於宇內者也。且春秋以前。去古未遠。列邦之交際。固猶有其禮存焉。夫有禮。則非專恃外交家之術策也。及戰國時代。世變益亟。競爭益烈。乃舉古代之所謂禮者而悉去之。而外交家之懷抱才略者。乃益發揮其所長矣。此其一也。

(二)戰國時代學術最發達之時代也。吾國古者之於外交之事。講

之詳矣。其設官之見諸周禮者。則有大行人。以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有小行人。以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有司儀。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有行人。以達旌節。有環人。以掌迎送。有象胥。以傳王之言。以愉悅蠻夷。閩貉戎狄之國。掌客。餽賓於館。掌訝。逆賓於疆。掌交。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其訓誡之見於經籍者。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而孔門言語。至列爲四科之一。子貢一出。則收存魯亂。齊強。晉破。吳霸。越之功。其於外交之事。講之可謂詳矣。然終未能成爲一家之學也。其成爲一家之學。而本其所學。見諸實用者。實自戰國時始。故班固藝文志之列。縱橫家。實始於蘇秦張儀。蓋自周之衰。王官之學。散在四方。各本其所官守之術。以名家。而其學術之熾昌。則亦視乎其時會戰國之世。則

外交最重之時代也。此其二也。

(三)戰國時代。布衣卿相之局初啟之時代也。古者平民貴族階級極嚴。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所謂九族者。則王之同姓懿親。若契丹之有耶律蕭氏也。其所謂百姓者。則戰勝之國之民。若遼之奚契丹人也。其所謂黎民者。則被征服之民。爲奴隸。若印度之有首陀矣。古代分民爲之夫級。予別有詳考。此三者。界別釐然。不可相混。公卿大夫。則選之於貴族者也。鄉舉里選。則撰之於平民者也。若夫奴隸。則終其身事農耕。服勞役。爲貴族之佃奴而已矣。故曰。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夫一切官職。既皆貴族之人尸之。則其所謂學術者。自亦爲貴族所專有。東周以降。官失其職。王官之學。散在四方。而是時平民貴族奴隸之階級漸泯。風氣亦漸開。研究學術之士漸多。而以競爭劇烈故。

非用才智之士。不足以自存。於是始有以布衣立譚而致卿相者。人情欣慕。自羣起而致力於學術之一途。又以其時賦斂之重。兵役之亟。才智之士。思有所託以爲避免之計者。亦莫不畢出於此。蘇子瞻曰：『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異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可謂深得其情矣。夫外交則固當時社會相需最殷之學術。而取勢位富厚最易者也。其人才之蔚起也固宜。此其三也。萃是三因。故吾國自戰國以前。雖皆爲列國並立之時代。而語外交界之人才。則必以戰國時代爲觀止也。謂予不信。請觀蘇秦張儀。

第三章 合從連衡

吾國戰國時代外交之事。其重如此。而徧繙歷史。曾不見有外交之一名詞。當時所用外交二字。實爲人臣有二心於敵之義。若所謂人臣無

越境之交者是也。此何故哉？蓋當時之所謂縱橫，卽後世外交二字之意。此觀諸漢書藝文志而可知也。

所謂縱橫者，南北曰縱，合南北之國爲一，西向以擯秦，時曰合從。東西爲橫，離山東之交，使皆西而以事秦，則曰連衡也。夫戰國時海內並稱爲強國者七，外交之事蓋亦紛紜變幻，不可究詰矣。而曷爲但以從衡二字代表之一？若對秦之外，無所謂政策者，然則以七國之中秦爲最強，或聯合以擯秦，或釋約以事秦，實爲外交政策中之最重要者也。夫如是，故漢書於當時之外交，家直稱之爲縱橫家也。凡一政策之發生，必原因於時勢，而欲知其政策之得失者，亦必先知其時代大勢之如何。合從連衡之政策，則應於戰國時代之時勢而發生者也。則欲知從衡政策之真相及其得失者，不可不先知戰國時代之大勢明矣。今試鈎校歷史，述秦人獨強之原因及其情勢如下。